

# 貪天之功。以爲己力

## 護國之役梁啓超扮演的角色 (續)

李宗黃

曾經任過雲南第一任都督的蔡松坡，當袁世

於此。

昆池水淺兮且潛龍

言志錄。

凱決心帝制自爲，陰謀竊國時期，他實不可能「密電兩省，共商大義」，甚且「定策天津」，命雲南、貴州兩省都督，各於某一時機，「響應獨立」。梁啓超故意淆亂視聽，使世人誤以爲雲貴兩省是進步黨的天下，憑蔡松坡的一紙命令，兩省軍界必定遵從施行，奉命唯謹聽。其實呢，蔡松坡以一位湖南人而能在雲南當首任都督，除了他時任協統（旅長），首義有功；最大癥結乃在於他和唐繼堯、李根源、戴戡、羅佩金、謝汝翼、李鴻祥等都是日本士官同學。雲南光復，出力人員全係上述諸人，所任官階不過管帶標統正參謀，級職相埒，功勳髣髴，且均係雲南同鄉，一時相持不下，祇好讓官階較高外省籍的蔡錫協統脫穎而出，權充都督，圖個彼此相安免起蕭牆之禍。辛亥那年，我曾在革命軍總司令黃克強（與）麾下充任督戰參謀，在漢陽與清軍作戰，而雲南則是我的故鄉，我曾說過黎元洪之爲鄂督，與蔡錫之爲滇督，革命歷史與功勳雖不可同日而語，然而總是兩個比較特殊的事例，其原因即在

爲「東陸大學」，他所印的詩集名曰「東大陸主人」，唐繼堯自號「東大陸主人」，他辦的學校稱爲「東陸大學」，他所印的詩集名曰「東大陸主人」。

我祇要錄下他宣統二年（公元一九一〇）正月學成歸國，偶成於昆明途中的一首詩。讀者閱過，便曉得他是否可以屈居人下，唯梁、蔡之命是聽的一位「傀儡督軍」了。

詩云：

磊落襟懷唱大同，昆池水淺且潛龍；願銷天下蒼生苦，都入堯雲舜雨中。

雄才幾輩傲崑華，千古功名未足誇；蔓草他年收拾盡，江山徧栽自由花。

更有一項鐵的事實，蔡松坡在雲南當都督的那一段時期，他和雲南將校處得並不很好。

東大陸主人言志錄

乙巳夏日偶成

莫對青天喚奈何  
埽開憂憤且狂歌  
壯心百鍊鋤羣醜  
寶劍雙飛碎衆魔  
鑄造蒼生新模範  
安排黃種舊山河  
澄清事業尋常舉  
歐亞風雲亦太和

唐繼堯手跡。

辛亥起義時和唐繼堯同任管帶（營長），同為日本士官同學的李鴻祥和謝汝翼，被蔡鐸不次擢升，雙雙的當了師長。但是這兩位師長對蔡都督的態度既不恭順，平時也不大聽他的指揮。所以民國二年蔡松坡離開雲南，北上北京，一方面固然放棄雲南都督，自投「羅網」，實際上也由於雲南的內在環境，使他左支右絀，難以施展，於是他才捨此籠而就彼籠。否則的話，以蔡松坡將軍的一代豪傑，心雄萬丈，倘若他能順利裕如，得心應手的指揮雲貴之兵，據有西南邊陲，進攻退守四戰兩利之境；他肯於因袁世凱的幾封電報，便自解兵權，飄然北上，以免「益觸老袁之忌」？那不僅是笑話奇談，而蔡鐸也就不成其為蔡鐸了。

便引用梁啓超自己的說法，蔡松坡民國三年



護國之役時期的梁啓超

春之離開昆明，也決非多年以來一再被人渲染的袁世凱因對雲南企圖染指，而鞭長莫及，及他疑忌蔡松坡，於是電邀他赴北京，蔡如果不答應，袁世凱很可能對雲南用兵，以當時的情況而論，蔡無力可抗袁，因此祇好接受袁的命令。梁啓超曾在「護國之役回顧談」一書中，透露過當年的內幕，蔡鐸離滇赴京純粹出於他自己的意思，袁世凱何嘗逼過？梁文說：「民國三年春天，蔡公把都督辭掉回到北京，他辭都督並非有人逼着他辭，雲南人苦苦挽留，中央也不放他走。但蔡公意思一來怕因為軍人攬權，弄成藩鎮割據局面，自己要以身作則來矯正他。二來因為他對外有一種懷抱，想重新訓練一批軍官，對付我們理想的敵國。三來也因為在雲南兩年太辛苦了，身子有點衰弱，要稍為休息休息。他前後寫了十幾封信和我商量，要我幫他忙，把官辭掉。於是我們在北京常在一塊又一年，當時很有點癡心妄想，想帶着袁世凱上政治軌道，替國家做點建設事業。我和我一位最好的朋友——也是死於護國之役的——湯公覺頓專門研究財政問題，蔡公專門研究軍事問題，雖然還做我們的學問生活，却是都從實際上積經驗，很是有趣。」

以上所引，係梁啓超的自述，事實上，蔡鐸先生離開昆明的真正原因，還是在為人事關係，未盡協調。所以蔡氏臨走的時候，非但場面十分尷尬，他和所部將校鬧得頗不愉快。尤且因為他和李鴻祥、謝汝翼兩位師長，多時不和，頗有齟齬，蔡鐸還似有意，若無意的，放了一把野火，險些使雲南人兄

弟鬩牆，鬧出一場戰禍，這又是一項鮮少為外界所知的雲南內幕。蔡松坡卸任滇督，唐繼堯時正督黔，以當時慣例，他應該就李鴻祥和謝汝翼兩位師長中保舉一人，繼任滇督。然而蔡鐸却不此之圖，他向袁世凱保舉的繼任人選是唐繼堯，因此才使貴州都督一席虛懸，而滇人主黔的局面，也一變而為黔人劉顯世當了貴州護軍使。消息傳到昆明，李、謝兩師長大為憤慨之外，滇軍將校和雲南百姓又何嘗滿意蔡鐸這個近似報復之舉？於是風波起兮，先則李鴻祥、謝汝翼發動拒絕唐繼堯返滇，一向擁戴唐繼堯的旅長孫永安和張子貞則竭力反對，竭力擁唐回任，雙方劍拔弩張，使得昆明市上，風聲鶴唳，情況嚴重。後來雖然在雲南人大團結的前提下唐繼堯得以安於就職，但是自此滇軍便有分裂的跡象，旋唐即派顧品珍、汪度繼李鴻祥、謝汝翼而為師長，未幾又換了張子貞和劉祖武。兩個師裏營長以上的軍官，幾乎全部因之更換。

正因為蔡鐸放了一把野火而後離開昆明，所以，二年十月十日，他把都督印信交給了謝汝翼，便與行政長羅佩金同時解職。當天，蔡松坡是不告而別，飄然北上的。這一些往事，和往後雲南局勢的演變，羅佩金和顧品珍逼唐繼堯出滇，唐繼堯再捲土重來，都有相當的關聯。

明白了以上一段往事，即便可知，蔡鐸決無號令雲南的可能。同時，他在雲南所可借重的，唯有唐繼堯的坦蕩胸懷，磊落襟度，以及他們兩人之間同硯共事的一段真摯友誼。至於梁啓超所說的「密電」，如果袁世凱嚴密監視梁、蔡屬實

上，聽到唐將軍對於提出同樣意見者所作的答覆。我衷心佩服唐將軍的大公無私，高瞻遠矚。他認為當時不宜設立任何機構的理由，共有下列三項：

一、如果各界推選唐將軍為領袖，則顯然有「自私專擅」之嫌，示天下人以不廣。帝制派尤將利用為攻訐的材料。

二、北洋軍閥，正面臨分裂，段祺瑞、馮國璋兩系人物，對袁世凱帝制自為的家天下思想頗表不滿，因此才袖手旁觀，等待着坐收漁利。但若護國軍方面舉出了足以號召全國，有望成為未來政府元首的領袖，那麼，北洋軍閥立將人人自危，擔心新政府一旦成立，他們擁有的地盤和飯碗，俱將發生問題。善於操縱運用的袁世凱，屆時即可把握機會，以軍閥團體的生死存亡為詞，促成北洋系聯求自保的大團結。於是我們便將陷於非特與獨夫袁世凱為敵，尚且將與整個北洋系作生死決鬥。有鑒於此，唐繼堯將軍認為另闢局面，無異打草驚蛇，有害而無一利。

三、當時護國之役止在於軍事行動，目的在揭破北洋軍這隻紙老虎，使全國同胞鑒於袁世凱的指揮失靈，調度不動，由而覬覦北洋軍閥早有的裂痕，矛盾叢生。然後進一步影響各省獨立，以憤激與情化為打擊力量，讓袁世凱知所畏懼，在全國軍民之前認罪退位。因此，力抗袁世凱抽調得動的十萬北洋軍，就由雲南都督府下統三軍，並無任何不便之處。

不過，當時我還是試探的問梁氏：「梁先生的意思，是應該成立一個何種名義

的機構呢？」

他很快的答覆我說：

「當今正值軍事時期，我想不妨先行成立大元帥府。推大元帥一人，統率全局。」

我便問他：

「以梁先生看來，如果要推舉大元帥的話，那一位先生比較適宜？」

略一沉吟，梁超超目光閃閃，狀至興奮的答道：

「未來的大元帥既然要和袁世凱對抗，環顧宇內，適宜的人選，實在寥寥無幾。一則他要能獲得國際的重視，外交的支援，二來他得負天下之厚望，有政治主張，輝煌歷史。我們要在這位大元帥的身上，使輿論有所轉移，民心有所依歸。斯人一出，全國上下都因此獲知，袁世凱不可托以國事。」

說了半天，依然說的是原則和條件問題，於是我忍不住再問：

「梁先生的心目之中，是否已經有了這位大元帥的理想人選？」

### 一心覬覦臨時元帥

他抬眼望我一瞥，略一沉吟，於是又說：

「唐都督是首義元勳，滇軍正轉戰川、黔、湘、桂四省，以西南一隅之地，發揚正氣，支撐危局，他當然不失為大元帥的適宜人選。祇不過，」頓一頓，再往下說：「就恐怕唐都督是一省的封疆大吏，和中央、各省之間，關係稍淺。尤其外交方面，唐都督偏於軍事，就難以動國際

之視聽。」

於是我再追問：

「除了冀帥以外，還有那一位呢？」

「岑西林（春煊）差強可與袁慰廷（袁世凱號）相抗衡，」梁超超答時一聲長歎息：「只可惜此公思想腐舊，性情偏執。國民黨人中當然也有適宜的人選，慮在國人怕他們過於激進，唯恐釀成全面的大變局。」

如今回想，五十四年前的我，實嫌天真，因為，當我聽到梁超超臧否當代人物，逐一分析，居然沒有任何一位，具備擔任大元帥的條件。聽到這兒，我反而心中略寬，以為梁氏不過隨便談談而已。而且既然他連人選都提不出來，那我又何不披心瀝腹，坦誠相對，將唐將軍給我的指示，說給他聽。

然而，當我條分縷析的傳述了上列三點，梁超超竟似充耳不聞，他微瞋雙目，若在沉思，一等我說話說完，他立刻大有深意的說：

「你知道嗎？伯英兄，當籌安會起，北京鬧出了洪憲醜劇。普天下嫌惡袁慰廷的人，那一個不巴望着我出來，公開的表示反對。」

木訥如我，居然還是聽不出他的弦外之音，我猶在恭謹應答：

「是的。」

彷彿有點出乎意外，梁氏再望我一瞥，於自言自語，再往下說：

「無分朝野，都在盼望着我出山，無非是要借重我的鼓吹之力。對外可以一改各國輿論，對內尤足以排繫全民的期望！」

起先，我一直以為著作等身，當代大學術家如梁任公者，當然不會想起要當大元帥。所以他一再轉彎抹角，迂迴曲折，想把結論引到他身上去，巨耐我冥頑不靈，聽不出他的弦外之音。直到這時，我方始恍然大悟，有如醍醐灌頂，於是我睜大眼睛，盯住他望，錯愕怔詫，一時間流露無遺。却是梁啓超彷彿司空見慣，忝不為怪，也在望着我微微而笑。

兩人便這樣對視了半晌，任公再說話時，出之以極輕柔的語調：

「伯英兄，你何妨將我這一層意思，寫個報告，知會貴帥。」

當時，我真是如中夢魘，不由自主，回寓後便將梁啓超的意見，很詳細的陳明唐繼堯將軍。

不數日，回電到了，唐將軍堅持原意，「不便苟同」，他覆示我說：

「袁逆陰謀竊國，固失國家元首資格，但北京尚有國會之設，副總統黎元洪猶仍在位，目今並無設立正式政府之必要。即令來日局勢發展，必欲設有統籌全局之機構，當亦以軍務機關為宜，且須採合議制，由起義各省，一體參加。」

唐將軍堅持原則，不為梁啓超所動，反使我覺得歡欣鼓舞，心情熱烈。我與冲冲的懷着覆電，赴靜安寺路梁廣求謁。梁啓超匆匆的看完了電文，我冷眼旁觀，見他怫然不悅，氣虎虎的說道：

「伯英兄，請你馬上致電昆明，就說我仍然堅持我的意見。」

當時，我很為難的說：

「可是，貴帥覆電的電文裏，也把他的意思說得很明白了。」

這時候的梁啓超，背負雙手，遶室急走。良久，方始停步，一對大眼睛望着我再說話時，語調終於略趨和緩。他說：

「伯英兄，我決定派黃溯初（羣）入滇，和唐貴帥面對面的談談，把大元帥的問題澈底解決。煩你馬上寫一封信，交給溯初帶去。」

我如逢大赦，欣然照辦。而這，也就是保皇黨——進步黨梁啓超的親信心腹，私人代表，黃溯初一脚踏入雲南省境的由來。

### 李公烈鈞快人快語

我不惜費了這許多文字筆墨，詳細描寫當時的真情實況，正因為這是護國軍之役的一個重大關鍵。唐將軍和梁啓超自此意見相左，有所不和。——由於我的涉世未深，過於天真，對於梁啓超和唐將軍這一次短兵交接，重大交涉，誠然有措施不當，未能妥善「圓滑」應付之處，致使唐、梁交惡，往後便生出許多無謂的爭執來。時至今日，我猶仍深切自咎，引為憾恨。

當我居間聯絡，秘密設計，安排梁啓超離滬南下，深入越桂。自此陸（榮廷）梁（啓超）相互交誼，攜手合作，雙方決定迎岑春煊到廣東肇慶（今之高要），設立都司令部，圖以緩衝之勢，促使廣東督軍龍繼光宣告獨立。但是這個計劃終未告成，都司令部號令不行，形同虛設。於是又在民國五年五月六日，另設「軍務院」。「軍務院」以「撫軍」為組成份子，撫軍的資格，係

以各省都督，暨擁有兩師以上隊伍的總司令為之。然而就祇為了梁啓超必欲躋登撫軍行列，因而又加了一款：「兩廣都司令部參謀」，亦得以沐猴而冠，算他一脚。故所以，民國五年五月六日成立的軍務院，撫軍名單乃為：唐繼堯、劉顯世、陸榮廷、龍繼光、岑春煊、梁啓超、蔡鍔、李烈鈞、陳炳焜、和戴戡。其後加入的為羅佩金、劉存厚、呂公望、李鼎新等，計十五人。

全體撫軍共推唐繼堯為撫軍長，而以岑春煊副之。

梁啓超無兵無勇，又沒有時人所重的地盤，以一介書生，進步黨人，夾在蔚為天下物望所歸的西南軍政大員之中，貴為撫軍。當時確曾引起不少物議，謂之為輿論大譁，也未嘗不可。同為進步黨一份子的吳柳隅（貫因），即曾在他所著的「從軍日記」中坦承：

「……及發表之後，滬上一部份人士大攻擊任公之為撫軍，此消息傳至肇慶，章行嚴（士釗）與李印泉（根源）乃貽書滬上，解釋任公之為撫軍，乃由各方面極力敦勸，初非其本意也。」其中「初非其本意也」一句，毋乃自欺欺人之談？

國民黨籍的護國軍第三軍總司令李烈鈞，自在百色包圍龍觀光部，予以繳械解散後，麾師廣南，進入桂境。他和陸榮廷見過一面。然後便按照預定計劃，橫貫廣西，直抵肇慶。護國三軍進駐肇慶龍母廟，李烈鈞命馮拜訪岑春煊，他到了護國軍軍務院，岑春煊殷殷接見。但是李先生看到座中有梁啓超，又在岑春煊的幕中發現了進

步黨要角周善培和章士釗，錯愕之餘，大不高興，便一拉李根源問：

「護國是革命義舉，怎麼連保皇黨都牽扯上了呢？」

快人快語，如聞其聲，這便是正大光明、坦爽直率的一問，相信任何革命黨人都會和李烈鈞先生有所同感。祇是李先生毫不隱諱的提了出來，却使李根源很窘，他回答他說：

「你何必這麼認真呢，反正隔不了幾天他們就會走的。」

李根源先生的諾言，果然兌現，因為，偏處肇慶的護國軍務院，廟子太小，安頓不下梁啓超那幫保皇遺孽大「菩薩」。同時，國內局勢，也在急轉直下，由於五年四月六日廣東、十二日浙江之相繼宣告獨立，益以四月十二日今 總統蔣公率部襲取江陰砲臺，十七、十八兩日革命軍在安徽大通、江蘇吳江舉事，五月三日四川督軍陳宦電請袁世凱退位，翌日居正先生便奉 國父之命，舉兵於山東濰縣、周村等地，直薄濟南，京畿爲之震動。再加上十六日陝西獨立，二十二日四川獨立，二十七日湖南獨立，青天白日之下，義旗紛揭，迎風招展。六月六日，袁世凱終於驚懼交加，羞憤莫名，他病逝於北京新華宮裏。在此之前，梁啓超早已覬知護國之役即將獲得全面勝利，他這一注業已壓中。因此，他亟於離粵北上，搶先一步，採攝護國軍健兒捨生取義換來的成功果實。他於五月十八日出香港赴上海，旋抵南京，和馮國璋籌備決定今後國是的「南京會議」。

一直到南京會議揭幕之前，籌備期間，梁啓

超對於唐繼堯將軍的撫軍長地位，始終表示尊重，遇事請示，不敢擅專。時至今日，檢點筆記，我猶存有梁啓超參與護國軍之役的最後一電。這封電報係五月二十四日發自上海，電致唐撫軍長，並請轉致蔡（松坡）、劉（顯世）、戴（戡）三公，報告他和馮國璋在南京接洽的情形，電文如下：

「寧議結果，由馮（國璋）、張（勳）、倪（嗣冲）電五督及松坡，請派代表，該電想達。聞馮別有私電，言意在商退位善後，馮目的尙正，惟手段太劣，魄力太弱，我宜引之當道，若堅拒恐受旁觀口實，挑馮反感，增北方團結，爲袁利用。彼既未要求停戰，則不害軍事進行，桂、粵大軍仍宜猛進，湘贛勿稍鬆勁，代表亦不好派。惟覆馮電，大意宜云南省主張非袁退位，無協商善後之餘地，疊次文電已標明宗旨及理由，但恐未獨立各省，尙有未諒。謹徇尊意，就在滬同人中由五省共派數人當衆面說，仍望抱定此宗旨進行，則此會或不致全成虛設云云。鄙意如此，如何仍候卓裁，並賜覆，惟五省主張必須一致。」

### 黎元洪聘為秘書長

爲什麼說上列電文是梁啓超參與護國軍之役的最後一份公電？因爲五年四月三十日，梁啓超聽到他家人親友苦苦隱瞞已歷一個半月之久的一大噩耗，當年三月八日到十二日，梁啓超人在香港碼頭，匿居輪船，他的父親梁蓮潤却在香港梁

啓超聞耗之餘，在他洋洋數千言的哀啓中，痛切自承「不孝啓超乃躬弑吾父也」，說是「先君子蓋病於香港，歿於香港，其時不孝啓超身在香港，而乃委死父於不顧也」。

梁啓超的父親死了一個半月，他的家人友好，秘不相告，祇不過爲了時值功名事業緊要關頭，唯恐誤了他的「正辦」。五月三十日，梁啓超的胞弟梁啓勳從香港到上海，方始告訴他此一噩耗。於是梁啓超痛哭流涕，苦塊昏迷，他立即致電軍務院和各都督、總司令，請辭本兼各職，電文中有謂：

「……方啓超甫匿港舟之日，正先考彌留在牀之時，朋好過顧大局，先既不以病聞，後復不以喪告，人倫慘變，前古未聞，皆超罪孽，積此殃報。……超之萬劫莫贖，皆此名義所誤，酷罰若此，呼天不聞，惟求諸公勿屏不孝於名教之外而已。苦塊哀告，修詞無次，百惟聆閱！」

梁啓超得能參與護國軍之役，就他個人事業來說，真是從所未有的大好良機，讓他克享盛名，進而與北洋遺孽分庭抗禮，政壇角逐。然而，「人算不及天算」，偏巧在坐收漁利的前夕，忽聞喪父，於是丁憂。所以他在「護國之役回顧談」一書中，不勝感慨，而且約略帶點自嘲意味的這麼說：

「……我魂魄都失掉了，還能管什麼國家大事？從此我就在上海居喪，連華甫（馮國璋）也不便來和我商量了。過了二十多天，袁世凱氣憤而亡，這齣戲算是唱完。」

梁啓超的「這齣戲」，真的因爲丁憂居喪，

塊苦昏迷而唱完了麼？實則，他坐擁「奇勳」，怎甘寂寞？六月六日袁世凱死，第二天他便連發四電，分致黎元洪、段祺瑞、馮國璋，各都督總司令，促請副總統黎元洪依法繼任。十一日再電各省都督總司令，提出對時局的六點主張。二十五、二十七兩日連續致電段祺瑞。與此同時，他的黨羽林長民、黃羣、張國淦等在北京大肆活動，奔走促成約法國會之恢復，由於梁啓超的過份熱心，函電交馳，全已忘了他在哀啓中苦苦籲求當道諸公准他「得應墓次，不問國事」，有謂：「諸公嚴倫紀之大防，諒不援金車相責」之語，使得好好先生黎元洪都發現了他言不由衷，亟於在政壇佔一席之地是實。因此，黎元洪表示願聘他為大總統府秘書長。在北京奔走角逐的進步黨人得到消息，就怕梁啓超心腸又熱，官廳再發，讓他由而自食其言，言行矛盾，而為清議之所不諒，於是趕緊打電報警告他說：

「……黎擬請公任府秘書長，如有電到，請婉辭。」

這封電報拍發於七月一日，當日自北平發往上海，梁啓超看了，自知因護國之役而生的功名利祿實已絕望，於是，他退而求其次，居然以護國軍的善後問題為詞，致電黎元洪，一開口便是要索三百萬元。茲錄原電如次：

### 致黎大總統段總理陳總長電

七月一日

「北京分送黎大總統段總理陳財政總長鑒：頃得松坡來電內開，『鬁喉病自去年出京以來，迄未得療治之餘裕，今已成頑性，非就專門醫家，速為調治，似難奏效。本擬即日脫卸，飄然遠引，

一以踐言，一以養病，乃軍中會議數次，羣尼吾行。目親全軍情況，善後各事，諸待部署安頓，此時實難忍絕裾而去。鬁直接所部，除川黔軍外，滇軍原有三梯團，計共二十營，自滇出發以來，僅領滇餉兩月，半年來關於給養上，毫無補充，以致衣不蔽體，食無宿糧，每月火食雜用，皆臨時東劈西挪，拮据度日。當兩軍對峙軍事方殷之時，為對敵觀念所激，羣置給養之豐歉於不問。今大局既定，恤賞之費不能不立為籌給，以前欠餉不能不急事補發，息借商民貸款，不能不依限償還，凡此種種，均非由鬁負責辦清，無以安衆心而全信用，總上所需各款，共計在三百萬內外，現擬派員赴京交涉，請中央從速籌發，如蒙函文電政府將此項款費提前撥給，俾鬁得早日脫身，以全初志，尤為盼切，如何乞示復鬁叩謝」等因，查此次松坡所部，勞苦功高，半年來顛沛困頓情形，此電所陳，實未罄萬一。松又以久病之身，亟思結束引退，以圖療養，政府為珍恤義勇軍士計，為護惜愛國人物計，似不能不提前籌救，以昭激勵，且表示與南軍開誠相見，一視同仁之至意。明知今當司農仰屋之時，籌維非易，幸為數不鉅，湊措宜不甚難，伏望俯念艱貞，速為設法，若中央委實竭蹶，或飭東南各省及中銀滙渝分行，暫為湊撥若干，或與外國銀行商短期借墊，濟彼眉急。豈惟松坡感激，實大局有關，如何之處，盼切實賜復，俾轉慰前途，梁啓超稽顙東」。

### 一封電報三百萬元

梁啓超拍發這一封電報，他之所求，無非「三百萬元內外」而已。但是他却一面為雲南人所

憐告幫，一面又厚誣了雲南和唐繼堯將軍。雲南固窮，向來窮得硬氣。雲南人的一貫作風是自奉也儉，待人以寬。故所以，籍隸湖南邵陽的蔡錫將軍率領護國軍第一軍出發，唐繼堯將軍便悉索敝賦，將雲南中國銀行庫存的銀幣兩百萬元撥發一半，充作軍需。而李烈鈞先生統率的第二軍止發八萬，唐將軍自領的第三軍尤其祇領了象徵性的一萬元而已。

「自滇出發以來，僅領滇餉兩月，半年來，毫無補充，以致衣不蔽體，食無宿糧，……」梁啓超想敲黎元洪的竹槓，又何必非以堂堂正正，頂天立地的護國軍窘迫之象來告幫？他這一着棋，令雲南人是可忍，孰不能忍？時今提起猶仍怒髮上指，咬牙切齒。因為，如所週知，護國第一軍共為三個梯隊，亦即今之三旅。晷時軍隊編制，一旅兩團，一團三營，一營四連，一連三排，一排三班，外加砲工輜重，蔡錫率領入川的護國一軍，人數不過在兩萬上下。

以兩萬人的隊伍，而竟在兩個月裏耗光一百萬銀元的軍餉，平均每人每月得支銀元二十五元，然後就「衣不蔽體，食無宿糧」，讀者諸君，其誰能信？當年，不惜將中國、交通兩銀行羅掘俱空，被迫止兌的北洋軍隊，能够關到三塊銀元一月的餉，北洋將校便都會歡呼雀躍了。

梁啓超先生竟會出此下策，他想先討個三百萬銀元再講，時至今日，我唯仍付之浩歎，不欲置評。因為，當年梁啓超所碰的釘子，相當的慘文。黎元洪接到他的電報，根本不予置覆，了無下文。黎元洪之所報梁啓超者，係下令公府收支處，自民國五年七月一日起，每月贈予津貼兩千元正。

(未完待續)